铁血荡寇

潮吧 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抗战　荡寇／潮吧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0244-610-6
Ⅰ.铁…　Ⅱ.潮…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903 号

铁血抗战·荡寇

作　　者　潮　吧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610-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各怀心事 / 1

报纸上一句人话都没有。魏震源不见了。周五常回来了。金腰带。

第二章　暗战 / 8

沧口乡保团练擂台赛擂主蒋千丈。螳螂门掌门陈冠西。蒋千丈与周五常的勾当。周五常给刘禄指了两条路：打鬼子或者当汉奸。

第三章　虚惊一场 / 15

“鬼子”抓走了徐传灯。“鬼子”露真容。舍利铁函。

第四章　蒋千丈守擂 / 21

陈冠西的尊容。周五常的小动作。蒋千丈的把戏。

第五章　誓死当汉奸 / 26

周五常说，咱们玩点儿大的。魏震源取代蒋千丈。汉奸是鬼子的亲戚。要讨好鬼子先攀上韩仲春。

第六章　逼上梁山 / 32

喇嘛吹灯。扳不倒魏震源，周五常搬来韩仲春。刘禄当场尿裤子。小炉匠做了周五常另一条狗。

第七章　一箭双雕 / 38

周五常、刘禄与魏震源同上鬼子布告。一把撸子枪诱使徐传灯中了宪兵队和周五常的圈套。周五常说，有奶就是娘。

第八章　刺杀吉永太郎 / 47

蒋千丈卖膏药。张彪带走蒋千丈。刘禄救了魏震源。魏震源救了徐传灯。徐传灯拿什么证明自己没说谎。老虎山，金腰带。

第九章　死里逃生 / 54

金腰带不见了。徐传灯眼看要死在魏震源枪下。关成羽劝告魏震源记住自己是中国人。金腰带的去向。周五常控制了张彪母亲。

第十章　张彪叛变 / 61

吉永太郎答应周五常往后就是日本人了。为救母，张彪答应为日本人做事。杨武一条胳膊没了。小炉匠的话虚虚实实。

第十一章　千头万绪 / 72

舍利铁函和佛经。宝要夺，人也要救。臧大勇笑说："我就是那个人。"张彪辞别关成羽下山。

第十二章　埋伏 / 82

仙家寨，鬼子去往机场的必经之路。喇嘛摸进了监狱。开锁。玉米地，磨人的埋伏。

第十三章　夺国宝 / 89

被鬼子摆了一道。弹网，直升机，装甲车。三股力量联手打鬼子。劫狱节外生枝。

第十四章　虎口脱险 / 98

三天三夜，喇嘛铁函奇遇。土蚱儿救了喇嘛的命。喇嘛扮相像朵花。

第十五章　穷凶极恶 / 107

"靠傍"排座次。吉永太郎用张彪母亲同时牵制住张彪和周五常。只要能找到娘，张彪给鬼子当狗都行。

第十六章　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 / 114

小炉匠砸了炉匠担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栓子和周五常成了把兄弟。特别通行证。

第十七章　心怀鬼胎 / 122

小七成了死鬼。杨武抱走韩仲春的儿子。搅浑百姓和徐传灯的脑子，周五常的如意算盘。

第十八章　螳螂捕蝉 / 130

张彪孝、义难两全。跟踪小炉匠。周五常的直觉。刘禄发誓当魏震源的狗。魏震源认准可以干掉周五常。

第十九章　绑架韩仲春 / 140

杨武候捕韩仲春，野鸡寻找周五常，两拨人都逃不出周五常眼睛。喇嘛扇韩仲春屁股，响声引来杨武和徐传灯。

第二十章　良心未泯 / 146

刘禄的牙齿。张彪母亲死在小炉匠刀下。小炉匠的借刀杀人计。刘禄闯进顺丰大车店。

第二十一章　定计 / 154

引蛇出洞。杨武表明心迹。张彪当汉奸以后做下的事。山田当了宪兵队长。

第二十二章　各怀鬼胎 / 164

嫁祸张彪，收买吴大头，周五常的如意算盘。刘禄见董传德。栓子上崂山。董传德打散了蒋千丈的队伍。

第二十三章　你死我活 / 177

栓子透露张彪行踪。周五常给山田舔靴子。周五常逼迫小炉匠取徐老爷子人头。小炉匠到底没能算计过周五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四章　关成羽雪夜会张彪 / 189

张彪成竹在胸。关成羽控制局面。张彪得知真相。张彪临走忘带家伙。

第二十五章　大车店出事了 / 197

喇嘛遭遇刘禄。周五常冒充徐传灯。山田造访顺丰大车店。张彪有辱使命。

第二十六章　处决韩仲春 / 206

吉永太郎察觉“古董”是诱饵。杨武、魏震源站到了一起。联手戏韩仲春。喇嘛到麦岛。

第二十七章　狙击战 / 215

喇嘛耍赖。鬼子地毯式轰炸。死伤无数。高芳先、魏震源来救。吉永太郎黯然离去。

第二十八章　猫捉老鼠 / 227

徐老爷子和喇嘛娘下落不明。喇嘛盗得鬼子公文。杨武、魏震源追踪周五常。

第二十九章　小试牛刀 / 240

喇嘛的新任务。喇嘛掐死了鬼子。徐传灯从天而降。愤怒的子弹。

第三十章　犹疑不决 / 249

魏震源打起蒋千丈的主意。魏震源打擂认输。魏震源被耍。杨武放弃了追随魏震源的打算。

第三十一章　慷慨赴死 / 257

蒋千丈与张彪套近乎。张彪掏心窝的话吓着了杨武。张彪敌营喋血。吉永次郎微笑着闭上眼睛。

第三十二章　血染兵营 / 270

杨武魔怔了。张彪配不配与杨文、徐汉兴埋首一处。临行酒肉。夺命的祖宗摸了俾斯麦兵营。弟兄们把命留在了这里。

第三十三章　艰难抉择 / 288

刘蒙当家。离开关成羽的日子。徐传灯和喇嘛被刘蒙缴了械。中了鬼子的埋伏。滴水洞遇刘禄。刘禄向徐传灯讨活命方子。

第三十四章　恶贯满盈 / 298

刘蒙身上搜出抗日功过簿。鬼子按簿抓人。吉永次郎喊徐老爷子爹。吉永太郎再欠血债。周五常之死。

第三十五章　激战 / 308

中国爷们儿。为了全新的世界。硝烟散处，只有徐传灯。

尾声 / 319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吉永太郎剖腹自杀。徐传灯告祭下街六虎。

■ 第一章　各怀心事

报纸上一句人话都没有。魏震源不见了。周五常回来了。金腰带。

“号外号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先生与大日本帝国在上海签订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

清晨，寂静的下街被一阵报童的叫卖声惊醒。

睡意朦胧的徐传灯穿好衣服，胡乱洗一把脸，伸着懒腰走出了顺丰大车店的大门。胡同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杂货铺的大门开着，满仓在门口招呼那个报童：“过来过来，看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报童擤一把鼻涕，抽出一张报纸，立马又缩回了手：“满仓大哥，你识字吗？”

满仓过来抢报纸：“我不识字有识的，我家掌柜的识字。”

传灯老远吆喝了一声：“不看！”

报童回过头来冲传灯撇嘴，传灯走过来，一把将他扯到了一边：“回家歇着去！这样的报纸不卖也好。”阴着脸进到门里，满仓跟了进来：“掌柜的，看看报纸也好啊，咱中国跟小日本儿又要调整新关系……”“把你调整到海里喂鱼啊？”传灯回头瞪了他一眼，“你少听报纸上瞎咧咧，没他妈一句好话。他一个汪精卫就能代表全中国了？那蒋先生算啥？还有共产党呢……妈的，报纸上一句人话都没有，前几天还说胶东一带的抗日武装全被皇军消灭了，哪有的事儿？远的不说，就说崂山那边……不跟你唠叨了，说了你也不懂。干活儿！”

满仓边把架口上的货物往柜台上摆边嘿嘿："掌柜的是个明白人，咱不听兔子叫。"

传灯嗤一下鼻子，哼道："刘大哥走了？"

满仓翻个白眼，撅着嘴巴嘟囔："还刘大哥呢，整个一个彪子……半夜就走啦，说是要去找他哥哥。掌柜的，我就纳了闷了，你说就这么个半死不活的彪子，当初老爷怎么会让他跟着汉兴掌柜的干活儿？汉兴掌柜的……""闭嘴！"传灯的眼睛凸得几乎都要掉出来了，"你哪那么多废话？我不是嘱咐过你吗，让你看好了刘禄，你怎么让他半夜走了？"

满仓委屈地瞅着传灯，嘴巴扭得像棉裤腰："你也没说让我拦着他呀。你只说让我盯着他，可是我敢吗？他的手里有枪呢……"咽一口唾沫，颤着嗓子说，"我看见他半夜里爬起来，腰上别着一把乌黑的手枪，我问他要去哪里……""你应该跟着他的，"传灯的口气舒缓了一些，"我怀疑他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别让他连累到咱们。"满仓说："干脆让他滚蛋算了……哦，老爷不让。掌柜的，老爷让他在咱们铺子里干，他怎么不愿意来？啥意思呀……对了，他是不是个共产党游击队？"

传灯呸了一声："就他那样的，人家游击队让他去挖大粪呀……呵，他哥哥就是个吃大粪的。"

无聊地笑了笑，传灯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前天初见刘禄时的情景。

前天大庙场赶集，传灯正指挥满仓从大车上往下卸货，胳膊突然被人拉了一下，传灯回头，眼睛一下子直了，刘禄？

刘禄的脸红得就像一只扒了皮的兔子，仰脸看着传灯，嘴巴一个劲地哆嗦："掌柜的，我回来了……我到处找你，我……""跟我来，"传灯四下看了看，拉他钻出了人缝，"回来的就你一个人？疤瘌周呢？"刘禄好歹把那口气喘匀和了，哑着嗓子说："我们俩走散了，在旅顺口就走散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一个人跑回来了……兜里没钱，我一路要饭，走了大半年……掌柜的，我是彻底没有饭辙了，你无论如何得收留我。"

传灯想了想，拉他进了一家饭馆。坐定，传灯要了一大钵子羊汤外加四个火烧，往刘禄的跟前一推："先吃饭。"

风卷残云一般吃了饭，刘禄抹着嘴说："刚才我去见过老掌柜的了，老掌柜的让我去你的铺子先干着，你看？"

传灯犹豫片刻，开口道："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铺子那么小，买卖又不好，实在是容不下人了。"

刘禄的眼圈红了："明白了……那我就不拖累你了。这样好不好，我去码头上扛活儿，你给个睡觉的地方？"

传灯点了点头："这好说，你晚上就睡我铺子里好了。"心说，这样最好，我正想试探你呢，骗谁？周五常不可能不跟你在一起。

"掌柜的，那我就跟老掌柜的说说这事儿？"刘禄可怜巴巴地问。

"你就说你已经找到活儿了，不是我不收留你。"

"那好，"刘禄哆嗦着打了一个嗝，咯啦咯啦就像拉锯，"……我白天去码头，晚上回铺子，好歹也有个人样了。"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传灯皱起了眉头，"当初咱们去见魏司令的时候，你为什么用枪对着我？"

"怎么可能……"刘禄的脸上泛出忧郁的表情，似乎是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我被周五常给逼傻了……"

"如果我不跑，你是不是会杀了我？"传灯不动声色地问。

"求求你别问了……"刘禄的眼泪顺着鼻孔流了出来。

传灯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冷笑道："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死的，"收起笑容，摸了摸刘禄的手背，"别抽搭了。我来问你，我跟喇嘛跑了之后，你们都做了什么？"刘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出来追你们，没追上……周五常要回去看看魏司令死没死，没死的话他想再补上几枪。我们跑回去一看，炕上已经没人了，地窖里也没有……周五常当场傻了，拖着我就跑。我们刚跑出大车店，后面就响起一阵枪声，有几个端着枪的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我们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树林。那帮弟兄找了一阵没找着，抬着魏司令上了一辆马车。我听见胡菊仙在马车上跟那几个弟兄说话，这才知道那几个弟兄是抗联的'溜子'。抗联被鬼子扫荡散了，杨靖宇司令没了下落。我跟周五常在林子里躲了好长时间，天快亮了我们才敢出来……后来，我们俩上了一辆去奉天的拉煤火车，跑了一天一夜我们跳了车，后来才知道这是到了旅顺……"

"杨靖宇死了？"传灯的胸口有些憋闷。

"死了……在旅顺，周五常买了一张报纸，上面有杨司令的照片……他死得好惨啊，听说鬼子剖开他的肚子，里面全是棉花和草。"

“后来呢？”传灯咽了一口唾沫，“我是说，后来你们就走散了？”

“嗯，”刘禄偷眼瞥一下传灯，声音小得像蚊子，“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一宿醒来，周五常不见了，估计他是故意甩了我。”

“你们拿了魏震源的金腰带是吧？”传灯故意和稀泥。

“没有啊，”刘禄诧异地看着传灯，“你们没拿？周五常说，喇嘛是个贼，没准儿金腰带是被他‘顺’走了呢。”

“胡说八道！我们连金腰带是个什么模样都没见着呢……哎，是不是金腰带还在魏司令的腰里呢？”

“也说不定，”刘禄舔舔嘴唇，顺路捎走了一块干鼻涕，“周五常后悔没先摸摸魏司令的腰呢……其实他也不清楚金腰带在谁的身上。”

“不管它了，”传灯起身道，“反正我和喇嘛没见着什么金腰带。”

“就是就是，不关咱爷们儿的事情，”刘禄觑着脸笑了一气，猛地哆嗦一下，“你有没有我哥哥的消息？”

“有啊。去年他在我的铺子里干过几天，后来走了，连招呼都没打。呵，他还不如你呢，你走的时候还打过招呼呢。”

“我哥就那脾气……”刘禄笑得有些尴尬，“他是个老实人，不懂礼貌……唉，他到底去了哪里？”

“有可能是闯去外面了，哪里的粮食不养人？就像咱们，在东北不是一样活着吗？”

“掌柜的，对不起啊……”刘禄的眼圈又红了，“在东北，我……”

“不要再说了，”传灯已经走到了门口，“那事儿已经过去了。”

刘禄摇摇晃晃地往下街方向走。传灯揪出正在扯着嗓子叫卖的满仓，指着刘禄的背影说：“跟上他，看看他要去哪里。”满仓盯着刘禄的背影说：“这不是刘大哥吗，盯他干什么？”传灯猛地一推满仓的后脖颈：“让你去你就去！注意，别让他看见你啊。”

不多一会儿，满仓回来了：“掌柜的，刘大哥进了春园茶楼。”

传灯有数了，周五常肯定也在下街！不然刘禄是不会去春园茶楼的，周五常一定是躲在茶楼里面。这两个家伙在捣鼓什么营生呢？传灯的眉头皱得就像一头大蒜……周五常来了下街，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让刘禄先来我这里探探风声，然后他就该出面找我了……传灯知道周五常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什么德行，他见了钱比苍蝇见了血还要下作，他一定能够猜想到魏震源的金腰带已经被喇嘛给偷走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得到金腰带。看来我得注意点儿了……周五常一旦知道金腰带的下落，一定会出手，他的手又黑又毒。

金腰带被传灯和喇嘛埋在下街东北方向老虎山的一块黑石头下面，腰带上密密麻麻插着的金条他们一根没动。

我必须尽快把金腰带挖出来送去崂山……万一喇嘛回来看他妈，不小心被周五常抓到，那可就麻烦大了。

要不我去见一见周五常？这个念头刚起，传灯就呸了自己一声，我去见那个杂碎干什么？

传灯打定了主意，既然周五常跟我玩捉迷藏的，那老子就接招，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在下街“抖擞”……

傍晚收摊时候，一身苦力打扮的刘禄来了。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告诉传灯说他在码头上找到了活儿，是夜班，傍晚去，半夜回。传灯没有多说话，让刘禄帮忙收了摊儿，吩咐满仓清理账目，自己一个人回了家。第二天一早，传灯听满仓说，刘禄半夜来杂货铺里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脸色阴沉得像个痨病鬼。中午吃饭的时候，刘禄来了，愁眉苦脸地说，那活儿干完了，又开始扛零散包了，时间没个准儿。传灯安慰他说，有活儿干着就好，总比在东北的时候强。刘禄的脸色又阴沉下来，就像一张破鞋底子。吃完饭，刘禄进了他和满仓睡觉的那屋，躺在炕上一个劲地骨碌眼珠子，仿佛有一肚子的心事。傍晚，刘禄不见了，满仓说，他看见刘禄摇摇晃晃地往春园茶楼那边去了，传灯更加怀疑周五常就躲在茶楼里面。难道昨天半夜刘禄出去是又去了茶楼？不行，我一定得知道周五常藏在哪里，不然万一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连个防备都没有……传灯打定了主意，今天务必把周五常的行踪打听出来，必要的时候报告给关成羽，先除掉他再说。

整整一天刘禄也没有出现，天擦黑的时候传灯等不及了，嘱咐满仓关门，一个人往春园茶楼走去。

路上没有几个行人，黏糊糊的风盘桓在传灯的头顶，就像有无数蚊子在跟他说话。

几个贼眉鼠目的汉奸在胡同口溜达，夕阳抹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坨一坨的屎橛子。

浑身燥热不堪，传灯甩了汗衫，单手拎着，边哼哼小曲边往胡同里面晃：

尊一声少爷细听原因，
自从你下生落了地，
你费了老奴我多少心？
你父当年不行善，
杀人放火罪滔天……

晃到茶楼门口，传灯站住屏了一下呼吸，刚要抬腿进门，脖子就被一块坷垃打了一下。传灯抬眼一看，墙头上端坐着嬉皮笑脸的喇嘛。传灯慌乱地往胡同口扫了一眼，那几个汉奸已经不见了。传灯舒了一口气，咳出一口浓痰射向喇嘛："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喇嘛纵身跳下来，展开双臂抱住了传灯："七弟，想死你六哥了……"传灯推开他，拉着他避到了门垛旁边："你来的时候没被别人发现吧？""老子是干什么的？"喇嘛嘿嘿地笑，"老子是个飞贼，来无踪去无影……嘿嘿，憋不住了吧？天还没黑透就来逛窑子？"传灯捅了他一拳："我不跟你学！哎，你不是跟武哥一起回崂山了吗？怎么又来了这里？你妈不在这里了，在我家呢。""哈哈，我们回去了不假，可是山上太憋人，我就自己跑回来了，谁也没告诉……别误会，我来这里也有重要事情要办，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人，我是来找这个人算账的，"喇嘛止住笑，正色道，"这个人是咱们的仇人。"传灯看看他诡秘的眼神，扑哧一声笑了："估计咱们俩想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对，周五常。"

"你看见他了？"传灯的心猛然抽了一下，脸色有些发黄。

"没看见，可是我知道刚才他来过。我听大茶壶说，他在这儿躺了一天，刚走。"

"那就对了。刘禄来过好几次，你看见他没有？"

"看见了。刚才他来这里溜达了一圈，一个人走了，看样子像是要去码头，我正要跟着去呢，你来了。"

"走，去码头。"传灯拔脚就走，"你在后面跟着我，不要让他们看见咱俩在一起。"

太阳沿着海面落了下去，刚才还红彤彤的海面一下子变成了灰色，就像突然蒙了一块塑料布。海鸟贴着海面低飞，不时响起一阵怪怪的叫声。码头上接二连三地亮起几盏汽灯，汽灯照耀下，整个码头一片忙碌景象。传灯抿一把裤腰，装作找活儿干的样子，疾步进了码头。

在人缝里出溜了几趟，传灯在一个人堆里发现了身上披一块破布，刚卸下麻袋，拖拉拖拉往后走的刘禄。

传灯假装崴了脚，慢慢蹲到了一只木头箱子后面。在这里，干活儿的人们基本看不到。

刘禄走到一堆货物那边，有人发到他的肩头一只麻袋，刘禄嘿咻一声颠颠麻袋，吃力地往这边挪步。

传灯紧紧地盯着刘禄的前后左右……往来穿梭的人流让传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索性站了起来。刚站稳，传灯的腰就被一根指头戳了一下，传灯猛一回头，喇嘛站在后面咧着嘴笑："别瞎踅摸了，跟我走，我发现疤瘌周了。""在哪里？"传灯转回头继续盯着刘禄，心悬得老高。喇嘛拉着传灯往箱子后面靠了靠："他出了码头，往板桥坊方向走了，走得很快，差点儿就被他给甩了……我看见他进了一户人家。估计是在那儿租了房子。你去那边盯着，我马上回山报告给关大哥，怎么处置他咱们就不管了。"传灯想了想，开口道："不急，先稳住刘禄，打听出来他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最好弄明白魏震源现在的情况，然后再告诉关大哥……我的脑子也挺乱，先这样吧。"

"先哪样？"喇嘛茫然。

"先……"传灯跺了跺脚，"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先回去盯着周五常，我在这边看着刘禄，完事儿你再来找我碰头。"

"也好，"喇嘛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刚才你说魏震源……是不是魏震源没死，也回来了？"

"不知道。这样，你抽空去老虎山把金腰带取回来，送到崂山，到时候让关大哥拿主意。"

"娘的，金腰带……"喇嘛大口地喘气，冷汗冒出了额头，"万一魏震源找上门来，咱哥儿俩还真有麻烦呢……六弟，金腰带……"

"别怕，反正腰带上的金条咱们又没动，大不了还给他，有什么呀。"传灯这样说着，心还是空得厉害。

“就是就是……”喇嘛的腮帮子哆嗦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传灯推着喇嘛绕出了木头箱子：“赶紧走吧，周五常很狡猾，别脱了钩。”

就在喇嘛刚刚拐上通往板桥坊的那条土路的时候，一辆马车咔啦咔啦地从码头边的大路上驶过，车里坐着的是魏震源和胡菊仙。

传灯重新蹲到木头箱子后面，摸出烟刚点上，两只脚在他的跟前停下了。传灯抬头一看，刘禄笑眯眯地站在他的头顶。

■ 第二章　暗战

沧口乡保团练擂台赛擂主蒋千丈。螳螂门掌门陈冠西。蒋千丈与周五常的勾当。周五常给刘禄指了两条路：打鬼子或者当汉奸。

“掌柜的，你一直在盯我的梢是吧？”刘禄眯着眼睛，依旧笑，汽灯将他的影子投在箱子上，一晃一晃就像一只即将扑过来的野兽。

“盯你的梢？我他妈闲得蛋疼了那是，”传灯打个哈哈道，“你又不是美女，我盯你的梢有啥意思？”

“我是不会冤枉你的，”刘禄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光，“你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你说对了，我对你就是有想法，”盯着刘禄肮脏不堪的脸，传灯的胸口一堵，“因为你在打我的主意！”

“我打你的主意？笑话！”刘禄猛地抬起一条腿，右手在腿上一摸，手里立马多了一把闪着寒光的撸子枪，“掌柜的，别怪我不讲义气，这是你自找的。实话告诉你吧，我哥哥的事情我昨天就知道了，你必须为他偿命！”说着，枪筒沿着传灯的胸口顶上了他的脖子，“妈的，你一直以为我是个彪子是吧？错！我什么事情都明白，只是被你们这些鬼头蛤蟆眼的家伙暂时给耍了……好了，老子不跟你啰嗦了，你先告诉我，我哥哥是不是跟你们一起上了崂山，然后跟着你们去海云街偷什么东西被鬼子给打死的？”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传灯有些发蒙，按说这事儿没有几个

人知道呀……乌黑的枪管顶在脖子上，容不得多想，传灯往后仰着脖子说："禄哥你冷静点儿，麻烦你先把枪拿开，容我慢慢对你说。""先回答我。"刘禄将撸子枪又往前顶了顶。

看着刘禄凶狠又错乱的眼神，传灯感觉这家伙是疯了，不敢造次："全哥死了，可是那不关我们的事儿。"

刘禄的手哆嗦了一下："他果然是被鬼子给打死的？"

传灯将右手悄悄往上提了提："对，我们逃跑的时候他落在后面……"猛然抬手，抓住刘禄的手腕子迅速往后一别，随着刘禄倒地的一声吧唧，撸子枪到了传灯的手上。传灯没有停止动作，右手提着枪，左手拎起还在发着蒙的刘禄，一把掼在木头箱子的后面，同时左右扫了一眼，大家都在忙碌，没有人注意这边。刘禄挣扎着想要起身，被传灯一脚踩住了脖子："大禄子，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斗？"

刘禄的嗓子被传灯的脚踩着，说出来的话就像从泥土里发出来的："杀了我，你杀了我……你赶紧杀了我吧……"

传灯在脚上加了一把力气，刘禄一下子没了声息。

传灯蹲下，用枪管轻轻在他的脸上拍打："我来问你，是谁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刘禄像即将倒毙的狗一般喘了一阵气，眼泪又涌出了眼眶："掌柜的，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日本鬼子杀了我全家……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太窝囊了，我活得还不如一条狗……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哥哥的尸首就那么被丢在水沟里，没有人去收尸……""胡说！"传灯猛地用枪管戳了他的脸一下，"出事儿的那天夜里我们被鬼子抓了劳工，一走就是大半年，这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我打听过了，我们那边派人去收了尸，就埋在崂山……"突然感觉自己的话多了，传灯立马掩饰，"就是下街这边我的几个兄弟，是他们去给全哥收尸的。再说，我们是自愿一起去鬼子那边偷东西的，没有人逼迫全哥，谁能提前知道他会死？来，你告诉我，这件事情是谁告诉你的，我要去质问他为什么胡说八道！"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刘禄抽几下身子，慢慢坐了起来，"反正我哥哥的死跟你有关系，我必须找你算账。"

"账我会跟你算清的，"传灯收起了枪，"是不是周五常告诉你的？"

“周五常?”刘禄的嘴角颤抖了一下,“我没见着他……难道你盯我的梢就是想要找到周五常?”

“你说对了,”事到如今,传灯索性说了实话,“他在惦记着那条金腰带,我也在惦记着,我们必须有个了断。”

“我真的没见过他……”刘禄嗫嚅着,突然跳起来,疯狗似的攀上木头箱子,纵身跳了下去。

传灯绕出箱子追了几步,没追上,将枪丢掉,转身出了码头。

此时,天色已是大黑,身后亮着明晃晃的汽灯,前方漆黑一团。

刘禄会去哪里呢?传灯贴着马路牙子没有目标地走,对了,他一定会去板桥坊找周五常!喇嘛在那边,万一被他……来不及多想,传灯脚下一转,撒腿往板桥坊的方向窜去,身后拉出一溜黑烟。

墙根黑暗处站出一个人影,刘禄望着渐渐被夜色淹没的传灯,悄悄跟了上去。

板桥坊西北角那片茅草屋在月光下麻麻扎扎地朦胧着,除了几个窗户上闪着鬼火似的几点灯光以外,坟场一般萧瑟。

喇嘛贴着墙根儿靠近最西头的一个院落,回头张望一下,悄悄停下了脚步。

院子里有开门的声音,喇嘛伏下身子,蛇行到街门口探头望去。

堂屋的门开了,周五常手里提着一把手枪站在门口咳嗽了一声:“别藏着了,出来答个话吧。”

喇嘛的心头一紧,迅速缩回脑袋,将身子靠到墙壁上,双手捂住胸口,拼命压着咚咚乱跳的心脏。娘的,疤瘌周还真是个人物,我隐藏得这么好还是被他发现了……屏一下呼吸刚想逃窜,一个声音突然在墙北头响起:“哈哈,兄长好眼力!”

喇嘛一时有些发蒙,难道周五常看见的人不是我?悄悄趴下,潜到门槛底下抬眼瞅向声音发出来的地方。

墙北头悠悠晃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形象飘逸,颇有仙风道骨的韵味。水银样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让他看上去就像戏台上的诸葛亮。他穿着一身淡灰色的长袍马褂,梳一个锃亮的背头,留一部灰白色的长髯,微风吹动,长髯随风摇荡。有个怪怪的叽喳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个人走到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